

周弘主任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立大会上的讲话



周 弘

自 嘉宾介绍

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、学部委员

中国欧洲学会荣誉会长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

首先祝贺并响应北外的“区域国别学共同体倡议”。当今的世界已经前所未有的地从分散走向相互关联、相互作用，这要求我们增进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理解。不仅仅是了解单个孤立的外部对象，也要从个体中了解整体，从整体中更深刻认识个体，从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。所以，区域国别学共同体的问世时不我待，值得庆贺。

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艰巨的，既是相关学科学者相互切磋，砥砺进步的舞台，也是探索学科发展，促进学科交融的一个基础。这个舞台应该是包容的，不排斥对弱小国家和小问题的研究。这个基地也应该是全面的，不为现有的强势文明思想所禁锢，目的是更加深入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，更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方向，更有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，所以任重而道远。

一百多年来有各种各样对共同体的诠释，中西方可以找到思想源流，说明这个概念是人类共同的。共同体有不同层次、不同结构、不同领域，存在利益共同体、利害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。利益共同体有共同利益可以分享，利害共同体则一损俱损，命运共同体是指成员之间不仅存在现实利益和利害关系，还有一个共同的未来。

谈谈“共同体”这个概念，100多年来有上百种诠释和定义，中西方都可以找到思想源流，说明这个概念是人类共通的。共同体有不同的层级，不同的领域，不同的程度。从程度上看，有利益共同体，也有利害共同体，还有命运共同体。利益共同体指伙伴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分享，应当共同创造可供分享的利益；利害共同体则指成员之间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的休戚与共的关系。命运共同体指成员之间不仅存在现实的利益和利害关系，还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需要为之奋斗。从形式上看，有行业共同体、经济共同体、政治共同体、科学共同体、学术共同

体。不同的共同体都有区别于共同体内部或者边界之外的规则。规则有些是历史产生的，有些是成员共同制定并自觉遵守的。这些规则是否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，是否符合成员的诉求，决定共同体的成败兴衰。这个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成立的区域过别学共同体同样适用。

今天非常欣慰地看到与会的嘉宾来自国内各院校和研究机构，表明这个共同体的倡议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响应和支持，预示相关的机构在共同的话语体系里将会有共同的发展。北外的动意，一呼百应，所有成员必将秉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原则，顺应学术发展的规律，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，在国家进步的进程中，起到积极和有影响力的作用。

刚才刘伟校长、钱乘旦先生和张蕴岭先生提到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建设的问题，我也同样有深刻的感受，这使我想起前几天做评审的时候，听到有的同事讲出了俄罗斯学的概念。关于俄罗斯学，他们的界定是从俄罗斯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融合的角度研究出的一套规则。

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，曾经问过美国塔弗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教授，美国培养外交专业人才时主要学习哪些学科？他回答说，在弗莱彻教授 30% 的世界经济，30% 的国际法，20% 的国际政治，其余的 20% 主要是世界历史，还有少量的人类学和社会学。我就问缺一不可吗？他说缺一不可。因为如果想了解外部世界，但没有这些学科的工具，你的综合判断一定会出现偏颇。如果这四大学科中需要有一个黏合剂，这个黏合剂该是什么？这值得深思。

这个问题我和陈乐民先生也讨论过，他提出“欧洲学”的概念，认为那个粘合剂应当是当代世界史。当时的欧盟驻华大使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历史学家，他也同意使用“欧洲学”概念，说为什么国外有汉学，中国不能有欧洲学。因为英文

中没有“欧洲学”这个词，因此我们甚至设法为“欧洲学”创造一个英文词。当然，要创造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体系，更重要的是建立规范。我的理解，那个规范区域国别学，或欧洲学，或俄罗斯学的粘合剂，还是应当是当代历史。这种当代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学，更不是编年史，而是经济史、政治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、外交史、思想史等等的综合，既需要有历史知识，也需要有学科知识，是历史+法律，或历史+政治，或历史+经济，如此等等。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深入又宽阔。

后来我们和欧洲人一道做了一次实验，就是开发一套“欧洲学”的课程。这套课程中包括了欧洲政治、欧洲经济、欧盟法和欧洲一体化及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，主要就是这四大学科的综合。所有的同学都必须兼修四本学科，最后再选一门深入研究并撰写论文。最终的学位是“欧洲研究”的学位，而不是政治学学位或经济学学位。我想这些探索和实践虽然过去了 20 年，但是对我们今天有关区域国别学的定位还是有裨益的。

现在，我们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上已经碰到了很多的问题，而且很多问题没有解决。再往前推进道路是艰难的，我们也将会碰到更多的问题。相信共同体的成立会带来更好的机会和更大的平台去切磋这些问题。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，我们时代的挑战，往往要快于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不仅任重道远，而且时不我待，需要快速地回应需求和挑战，还需要脚踏实地，认真严肃地去做这些工作。